

高尔基集

第四卷·詩歌



世界文化研究社印行

高爾基選集

第四卷·詩歌

周天民 張彥夫
編選

世界文化研究社印行

高爾基選集

——歌 詩· 卷 四 第——

角三價實 冊一書全

 * 集 選 基 爾 高 *
 * 角八元一價實 冊六部全 *

集選基爾高

角八元一價實 冊六部全

編選者	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者	經售者
-----	-----	-----	-----	-----

周天民 張彥夫
世界文化研究社
世界文化研究社
世界文化研究社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經售處

四馬路麥家圈
四馬路中市
四馬路三八〇號

南新中國圖書文化雜誌公司
星書局

序言

蘇聯革命文豪瑪克西姆·高爾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逝世了！

他是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的忠實英勇的朋友；是當代亦是後世的，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的導師！

他個人，度過六十八年鬥爭的生涯，他是與全世界的被壓迫的人民大眾，一同的忠實英勇的鬥爭了來的；他以他的偉大的精力，與光輝的藝術天才，創造了的文學事業，是當代亦是後世的，千千萬萬的文藝工作者所尊敬，所懾服，認為是最好的模範的！

他的死，對於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尤其對於文藝工作者，是無比的絕大的損失！

現在，以悲切的心情來哀悼他；而想到——這死了的人，差幸他

的文學事業，還能永遠的留在人間；這兒，我們——幾個窮苦的年青人，一致爲大衆文化努力，不顧一切利害困難，毅然的把他的著作中之最主要的編印了這一部選集，爲了他的文學事業傳得更廣，更普遍，無疑的，這在大衆的讀者一定是非常歡迎的吧！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天民寫于海上

高爾基選集 目次

第四卷 詩歌·散文·書簡·

市儈頌·····	史步昌譯·····	一
太陽也升起也降落·····	孟十還譯·····	一
處女與死·····	洛夫譯·····	二
海燕·····	蕭參譯·····	二
同志·····	蕭參譯·····	一五
孩子們·····	契嘉譯·····	二四
少女·····	玉燕譯·····	三〇

布格羅夫·····	陳勺水譯·····	三四
幸福·····	玉燕譯·····	九二
契訶夫：回憶底斷片·····	胡風譯·····	九八
科羅璉科·····	露蒂譯·····	一二六
托爾斯泰回憶雜記·····	郁達夫譯·····	一五六
關於托爾斯泰的信·····	柔石譯·····	一九〇
致蕭伯納·····	譯者失名·····	一二五
寄斯A·爾珂夫·····	牛健譯·····	一二八
俄羅斯的童話·····	鄧當世譯·····	一三〇

市僧頌

不要追求，不要議論，
尋找的是瘋狂，講理的是蠢笨。
晚上的夢好醫治白天的傷痕，
而明天的要求的，讓牠來成就。

活着——就得會過活，
驚慌，悲哀和快樂。

願意些什麼？後悔些什麼？
活過了一天——阿彌陀佛！

（選自譯文。史步昌譯。）

太陽也升起也降落

太陽也升起也降落，
我的獄房裏可總是黑暗。
整天整夜時刻——
是啦，哎——哎哈！——
有人看守在我的窗前。

由你，看守着罷，
不，我也不會逃跑。
雖然我想望着自由——
是啦，哎——哎哈！——
我怎能將鎖練打掉。

太陽也升起也降落

二

啊，你呀，我的鎖練，鎖練呀！

你是鐵鑄的防禦兵，

我毀壞不了你，敲碎不了你——

是啦，哎——哎哈！——

我的悲苦的運命！

我不能高飛，像從前那樣，

在靜夜的樹林邊；

我的青春消失了。

是啦，哎——哎哈！——

在囚房和監獄裏面。

黑烏鴉，黑烏鴉，

你爲什麼在我頭上飛旋呢，

是你嗅到了我的災兆嗎——

是啦，哎——哎哈！——

黑烏鴉，我不屬於你的。

（選自譯文。孟十還譯。）

處女與死

一

戰敗了，
皇帝帶着憤怒折磨了的心臟，
正經過了一個村鎮時，
在接骨木茂盛的蔭影底下，
他聽到了明朗而清脆的處女的笑聲，
人參色樣的眉毛頓時逆立，
迅速地拍馬奔馳，
注視着那處女像狂風似地飛奔，
鎧甲響起來皇帝叫了。

——『無論如何你啊！』——他荒張地叫

太陽也升起也降落

喊

『無論如何女郎啊，你會嘲笑嗎？
勝利形成了敵人的東西，
我的衛兵破塵殺了，
供俸我的業已半數被俘虜了，
我要聚集了精兵重歸，
我便是你的皇帝了，
我現在雖陷入侮辱與悲傷之中，
無論如何我也得聽到你的嘲笑……』
上衣緊束着胸脯的處女，
並不回聲皇帝。

——『請走開吧，當我與戀人談話！伯父

啊！

『請你離開這兒吧！』

正致身於戀愛之中，

雖是皇帝欲對我會話也無暇了，

戀啊！較之聖教堂的細小蠟燭，

更迅速地燃盡了吧。

皇帝因了激怒的憎惡全身戰慄着，

回顧了他恭順的供奉者而命令着，

『部下！把這女郎囚進牢獄——』

不！即時送上絞首臺絞首殺了！』

追從者顏臉顰蹙，

富差們，貴族們，

像惡魔般地飛奔了，

將處女誘進了死神的手裏。

二

死永遠是隨從了惡魔的，

可是昔日死神的靈魂早已消逝了，

戀與人生之春，

是發芽於死神老婆身上的，

要是常與腐爛的肉體在一起，

其中各樣式的不絕之病魔恐難於忍耐

了。

疑測了死的來臨就懈怠了，

這一瞬間，要是希望着無爲地過去，

人類，在難與死避開而邂逅之前，

惟有徒然地感覺到恐怖——

死一見了人間的恐怖也會厭倦的，

葬地與墓塚也會憎惡了的，

病魔會玷污了地上，

不受優待的工作不斷地追求着，

在死本身的事業上是被驅逐了，

人類雖以爲死是無用的東西，實在對於死身上是侮辱了的，人類雖是以死使自己憤怒，但死時是沒有對手選擇的，就給這世界排開了去，

愛護了沙丹，

像地獄中一般炎熱的呼吸着，跟那火焰般捲髮的沙丹在一起，

低泣着戀之哀痛。

三

期待着那可怖的一擊，

處女大膽地立於死神之前，

死神沈寂着——正現示出犧牲，

——「噫！你倘是年青的人啊！

你被那無禮的皇帝牽制了的？

我爲了那使我的靈魂離開了軀殼。」

——「發怒着」處女一語不答。

「那你爲什麼又跟我發怒呢？

戀人啊！送給我那處女之吻吧！

在那青綠的接骨木茂盛的樹陰底下——

這時候怎未能使我與皇帝發生關係，

時運不佳，當時正是皇帝戰敗歸來，

我並無與他會語，

（伯父啊！請你離開這兒吧！）

我以爲這樣並沒什麼妨害他的，

要是見不到這樣的境遇！

現在可不用施行，

那無論何處都找不到我隱身之所，

倘若未能得到愛的滿足而滅亡了，

死神啊！一生的願望。

只今許他一度的接吻嗎！」

死這一字在人們的耳朵裏是並不稀奇的，

這句話也早爲人們所願望的了。

那末在這世間的生也難爲保存吧！』

由於死才伸手招蛇過來，

骨頭給春天的陽光溫暖着，

死！說話了。

——『來吧！來吧！接吻呵！快來，

快快來！夜裏是你的生，天明便是你的

生命消逝了。』

這樣說了，就坐在石子上頭，

蛇用了舌頭舐着她的捲髮，

處女因爲幸福的衝動而慟哭了，

死神又開口了『快來吧！快快來吧！』

四

春天的陽光新鮮又暖和，
死已脫下了他曾經穿舊了的草鞋，

橫倒在石頭上沈寂地入睡了，

惡的幻夢，忍耐着死的睡眠吧！

死了的父親賈伊康呵！

與曾孫伊期加厘奧特一起，

上山去——兩位老弱者——登上山去——

宛如兩條長蛇靜靜地爬上高山，

——『主啊！』——賈伊叫了

朦朧的眼睛仰向天空呻吟，

——『主啊！』又叫了凝視着地上，

邪惡的猶太祈求着。

在那山上赤紅的彩雲中，

主橫臥在那兒閱讀的，

他用星裏的文字寫作，

星河變成了書籍中的一枚紙頭。

在山頂上阿爾罕格爾站立着，

雪白的手中持着一束電光，

他對於旅人素來淡白地說：

『去呀！就是你的主不呼喚你！』

『密海爾聖人！』——賈伊訴說着——

『我知道我的罪惡在這世間是很重大的！』

我產生了這光明中人生的殺人者。

我變成了可咒詛卑殘的死的父親了！

『密海爾聖人！』猶太說着——

『我知道我較之賈伊更其罪過，

那可以如太陽一樣光輝的主的靈魂，

出售與卑殘的死神手裏吧！』

這樣他們便合聲祈禱了？。

密海爾聖人！請求主幫忙。

就是一句話亦請說吧，

祇哀憐就夠了，

但不是祈求寬恕！』

阿爾罕格爾靜肅地答道。

「我雖然對主說了三次，

兩次甚麼事也沒有說，

在第三次主回頭說了。

（要知道——死在殺生人之間，

不會寬宥賈伊和猶太的。

永遠地征服死的力的力被表現之時，

才應該寬宥他們。）

這樣的殺兄弟的叛變者，

悲嘆而不慟哭，

二人相互擁抱，

投入了山麓的古老的池中。

高興地狂舞着，

眺望賈伊和猶太，

青池吐出炎熱的唾沫。

五

死在正午覺醒了，
眺盼着邊際——但未看見處女的姿態，
死，祇有睡了才不獨語。

『爲甚麼那處女是輕浮者？

夜太短了啊！』

死在籬的彼方探摘向日葵而嗅着香氣，
太陽燃燒着火焰，
將山梨的葉子染成了黃金色，
興味濃厚地眺望了。

之後，舉望着太陽而用靜悄的鼻聲，
突然地歌唱：

『因無情的手，
人們射殺了同胞，

埋葬復歌着挽歌，

（與聖者一同安息！）

我甚麼也不得知道，

暴君將人們毆打而流放，

但，假若他死了，

以同樣的挽歌來埋葬！

性情正直的，就是盜賊死了，

也以同樣的哀愁，

歌唱着挽歌，

（與聖者一同安息！）。

傻瓜也好，畜生也生，下賤也好，

雖然都陷落在我的手中，

但是都在悲壯地歌着——

（與聖者一同安息！）。

六

歌後襲來的是苦悶，
一晝夜已經過去，
但，處女喲，還未歸來。
這不是快車，死不是遊戲。
脾氣愈焦燥，
死，穿了鞋裹了腳絆，
在等待行將到來的月夜，
走過的道路比秋雲還恍惚，
經了一時間吧，而處女，
像青春的女神般的坐着：
在林中，在濃枝的胡桃的嫩樹下，
在天鵝絨似的草上，在月光之中。
像因初春的溫暖而裸體了的秋地一樣，
她的胸膛袒露了，
在近似牝鹿的皮膚的口唇上，
輝耀着接吻之星。

寐。

兩隻乳房，星般地裝飾在胸上，
眼睛星般地溫順。
望着天空，望着明朗的星河，
和像青髮一樣的夜的細道。
眼瞼有空色的陰影，
口唇像受傷了一樣的泛着紅潤。
埋頭在女人的膝上的，
像疲倦了的牡鹿一樣的一個青年在假
寐。
死眺望着他，在他的狂妄的頭中的憤怒，
靜悄悄地消散了。
『怎樣你由如伊普之神，
而隱藏茂林之中呢？』
正如天空的——月夜的星一樣，
死之手庇護了愛人，
處女大膽地對死答了，

——「等待吧，不要那樣的漫罵我吧！停止騷擾，不要威脅哀憐者，

收藏銳利的鐮刀啊！

我即刻就走近你的身邊，在墳墓之中安眠，

現在少微護衛這男人吧！

答應吧，約束的時間來到之事，

是愈縮短了至死之道。

再允許一次的擁抱吧，

他溺愛了我的身軀。

他也是善良的男人！

他於我烙印了標識，

在頰上，在胸前，

看啊！像火燄的罌粟一樣的怒開了！』

死在恥辱的靜悄的微笑，

——「然而你雖然好像和太陽在接吻，

啊！』

處女獨自在說，

——「被愛的人抱着之時，

天地有甚麼呢，

心中充滿了不是地上的東西的力，

心中燃燒了天上的光，

沒有比命運之前的恐怖更偉大，

神，人，又有甚麼呢！

兒童般的喜悅使我身歡樂，

戀將我讚美。」